



翰林辨

■ 秦志森

关于翰林镇的得名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真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“翰林”有两个意思，一是指人文荟萃的地方，另外的意思是官名。唐朝时，唐玄宗开始设置翰林待诏，是文学侍从之官。至唐德宗以后，翰林学士掌管撰拟机要文书。明清两朝则以翰林院为“储才”之地，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部分人入院为翰林官。清朝的翰林院以大学士为掌院学士，其下设侍读学士，侍讲学士，侍读、侍讲、修撰、编修、检讨等官。殿试朝考后，新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的，称为“点翰林”。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，期满考试后散馆。优者留院为修编、检讨，其余分别授官。留院者升迁较快，清朝大臣多出于此途。翰林也称为“翰苑”。

“翰林”有着这样的出身背景，所以对于“翰林镇”之名的源流便有了许多的猜测。有人认为翰林地区必定是出了名贤俊杰、达官贵人，不然堪称“翰林”？又有人说：元朝翰林大学

士王仕熙贬居崖州，客居翰林地区，所以翰林地区的群众以“翰林”命名纪念他、云云、云云。所有这些都显得牵强附会，无历史根据。

我读高中的时候，缘于乡情，曾就此事请教过吴升平老师。吴老师和我同乡，翰林山椒园村人，是定安中学资深的语文教师，文史知识渊博，造诣很深，就是在当时的海南区也是很有名望的。他说，其实家乡翰林之名与“翰林院”无关。翰林地区在明朝的时候还是黎汉民族争夺的地方，是蛮荒之地。现在翰林地区军坡敬奉的神明都号称“峒主”。“峒主”就是黎族的文化印记。“峒”是黎族的行政单位，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规模，到了清朝，翰林地区有较大规模的开发。人口增多了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集市——“来统市”。“来统市”位于现在的翰林村委会田

官园村对面的地方。民间俚语叫“老龙路市”。后来由于位置较偏僻，至清末民初老龙路市开始衰落，只深水村及章塘村部分人来此赶集。于20世纪二十年代初，高坡园、桐坡、公朗、沐塘、林田（良星）和黄岭一带村庄渐渐有人在翰林现址开始集市交易货物，并建有店铺，原老龙路铺店也有迁移过来的，于1934年已形成了一定的集市规模，有两百多间店铺、渐渐取代老龙路市。那时人们开始议论，是叫“老龙路市”还是改叫新名。当时秦俊青、秦凌西、岑子贤等一帮地方乡贤，他们都先后在广州读大学，见多识广，应群众要求，便商定叫做“翰林市”，沾点文气，希望地方多出人才。大家都说这个名字好，就定了下来。“翰林市”就这么沿习至今，将近百年历史。而老龙路市日本鬼子侵琼时被全部焚毁。

寒冬的牵挂

■ 湘澍

一晃，回眸，竟已经十余年。时间悄无声息的从指缝中溜走，不能释怀的依旧是您身上的那份慈爱。

冬至，南方的风，是略带清凉的，包裹着一层外衣，露出丝丝裂痕的微笑，那是寒风侵蚀过的足风。寒冬来临，带着萧瑟的冷风，卷走了金灿灿的霞光，留下了冰冷刺骨般的荒凉。倒影在落日下的枯枝，划过一条痕迹，融化在天边的余光中，合为一点。渐渐地，夜的黑吞噬了姗姗来迟的春光。

树木成林，杂草丛生，野花遍地，越过层层绿光，片片稻田，井然有序。从林间，淌过一条小河，宛转悠扬的流水声，鸟儿们余音绕梁；阳光缕

缕，斜射在河面上、绿叶上……似百般宠爱，尽让人忘了寒冬的冷酷，融化在这暖洋洋的柔光中；沿着羊肠小道，穿过丛林，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坡地，隆起了大大小小的丘山，座座丘山，坐北朝南，向水的方向眺望，憧憬着希望，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充满着和谐与安详。

您还在那翠绿的坡地上观望，揣着满怀的期望，等待我们明年的张灯挂彩。

记事起，您就带着我，走大街穿小巷，弯弯的背，走起路来，双手总是拢着放在背后；累时，竹棍便成了您步伐的伴侣；哭闹是我的专项，您总会掏出身上仅有的几毛钱，给我

的嘴上添加丝毫笑意；跟着你，您身上的省吃俭用便开始追随着我，那五元钱的寄放，却成了永久取不出的情感支票；无子女的您，待我们十分宠爱，让现在的我们娇生惯养，差点遗忘了您给予我们那份初衷的爱；每逢端午寅夜煮粽子时，铺层草席，就地作息，总会给我们讲故事、猜谜语……多说半句话，则让我们译您的言语成“唠叨”，由此“唠叨”成了我们给予你加冕的绰号；贤妻良母是您具备的最美头衔，您总是准备好一切生活必需品，不让我们冻着、饿着……，我们很幸运；穿针引线，密密缝，生怕给一个不小心划出个大大的洞，通风透气，趁凉快，这浓浓的“母爱”，让我们这群“野”孩子给赚到了，享受着您的这份慈爱、这份殊荣；伯公走时，那场误会，虽然之后解释清楚了事由，但是内心的责

备却时刻记着，牵动着那颗忏悔的心，时时都束缚着；一个人，带着我们，含辛茹苦，我们的顽皮，您换成童真，或许是累了，那年，伯公的呼唤，你才忍心地割舍下我们，随他而去，这是您想要的解脱，还是太想念伯公，才不得已？最后的一面，成了永久的遗憾，那一刻开始，眼泪便成了赎罪的祭品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总会不经意的连成线，阵阵思念，成了终身的牵挂；您为了我们操劳了一辈子，却不曾享过一刻福。现在在那头，您是否还这般如此？想必那是您想要的幸福生活。蓦然回首，千丝万缕，涌出千言万语，固然汇成一句话：“伯婆，想您了！”

清明时节，祭拜祖先。沿路边的一座墓，虽然不显眼，却深藏着一对恩爱的幸福夫妻，他们相濡以沫、相敬如宾……每年，我们都约定俗成的聚于此，为您俩儿梳妆打扮一番，陪您说说话，唠嗑唠嗑家常，聊聊世态，寻求个心安理得。

无端的，心头上总会多几分感伤，随着时间的迁移，心中的牵挂也不见得少了些许。眼角的湿痕，只是因为寒冬的微风溅起了眼里的水花而留下的，并非多么惆怅，也仅此扬起丝毫微笑，才能洗脱内心的失落感与愧疚，只图个不被误会而已。

乡土故事

王壁藻传说

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、鲜为人知的历史传说。他是一个受人敬奉祭拜的征剿匪贼英烈，关于他的传说在定安境内广为流传。

明朝，出生于定安县雷鸣镇南九村的王壁藻，人生魁梧彪体强壮，气魄轩昂，受南九峒众人推托为南九一峒之主。那时朝廷动荡，民间毒匪盗贼作乱，当地有一股恶毒匪贼，地方人称“乌鬃贼”者，窝居在定安金鸡岭绿林间，经常出没打家劫舍，闹得民间人们生活不得安宁。于是王壁藻组织集众人马，带领一班壮士好汉，上山围剿住扎金鸡岭的盗贼恶匪。在双方刀枪剑击恋战搏斗中，王壁藻一马当先冲锋陷阵，勇猛直前杀贼，杀得精疲力尽，不料身后窜出一股贼人砍掉他的头颅落地。好马事主，嘴叨起主人的头，但主人的躯体仍直挺挺坐在马鞍上直往家乡跑。回到村前坡，奴婢见到喜出望外，大声叫喊：“官人回来了，官人回来了。”紧接惊喊一声，“呃！官人的头呢？！”那马放下官人的头，也跌倒死了。乡村峒里众人悲痛伤

心洒泪，把主人和马的尸体埋葬一穴，称“官人坟墓”。从那时起，南九峒众人年年冬至修理官人坟墓墓，扫祭纪念至今。

往后，最令人惊异的奇迹在地方流传。那时，定安仙沟地方杨迈村人到雷鸣市赶集，总是披星戴月，早晚赶路经过官人坟墓墓地，常常听到马嘶声响和冲锋喊杀声。杨迈村一吴姓人觉得神奇显赫，便自语喃喃许愿：“要是灵赫就保佑我子孙考中科第，我选择好木料雕刻你的金像，让人们年年拜祭纪念你”。不久，那吴姓人的子孙真的有考中了举人。杨迈村那个吴姓人按他的许愿，选好木料，请来师傅雕刻王壁藻公像和同他随行的蔡将木像，镇坐在南九村建的庙宇里殿上，定每年正月十七为“公期”（也称军坡），每年到期，附近乡众都办酒饭菜色和金银财帛及炮竹到庙宇里，祭拜求福，祝愿纪念王壁藻，并称他为“一国侯王”。

南九村五氏二十二裔孙
王德贤撰文
甲午2014年仲冬月

游·钓情

■ 符和国

(一)

朝阳冉冉耀光辉，
露珠相迎喜上途。
彩云作伴一路单骑走，
阿妹含情邀哥来如飞。

(二)

舟楫如梭逐朝晖，
埠头轮渡频来回。
鱼群跳波激起千重浪，
急流撒网槽声鸟惊飞。

(三)

钓杆一挥诱饵肥，
鱼儿上钩紧相随。
天公作美顷刻鱼满筵，
阿妹秋波盈盈身边陪。

(四)

夕阳收敛淡余晖，
乌云密布闻惊雷。
阿妹柔情似水哥心醉，
情到深处依然不思归。

定安县诗词楹联学会执编